後集 六

古文眞寶 六

詳說古文眞寶大全卷之九後集

李君山房記　蘇子瞻

靜觀云有李君藏書以遺後之人又有東坡爲記以惜有書不讀之士二翁立心也拳拳有望於學者如此彼有吝嗇其書惟恐人見或自有書而束之高閣者皆二翁之罪人也

象犀珠玉珎怪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應在後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

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八書字不覺自孔
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綴書字當是時惟周
之柱下史老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
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
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
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
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
德非後世君子所及此時書未備到有真儒自秦漢以
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
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後來書多真儒

反少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
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
誦讀惟恐不及近世市人轉相模刻諸子百
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
此其文辭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
之士皆束書不觀意骨在此游談無根此又何也
余友李公擇名常黄山谷之母舅少時讀書於廬山五
老峯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
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
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文字組繪採剝其

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已有發於文辭見
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顧自如也未
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
其才分之所當得應前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
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旣衰且病
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盡讀其所未見
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
盡蒙公擇之藏拾其遺棄以自補庶有益乎
東坡猶發此言我輩當如何哉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
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

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結盡主意○按東坡與程全甫推官帖云兒子到此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一部欲抄若了此二書便是貧兒暴富也老拙亦欲爲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故樂以此告壯者耳見尺牘觀此帖與此記所云可見前輩求書之勤苦類如此近年以來全史難得又有如東坡所云者矣讀此不勝其浩歎云

喜雨亭記

迂齋云蟬蛻汚濁之中蜉蝣塵埃之表所謂以文爲戲者○東坡登第初任鳳翔府判官其年二十有八耳筆力已如此此篇與淩虛臺記皆官鳳翔府所作眞天才也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

忘也解志喜意周公得禾以名其書作嘉禾漢武得
鼎以名其年得鼎汾水改元元鼎叔孫勝敵以名其子
左文十一年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以名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
示不忘一也照應密文法好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
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
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
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
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書法民以為未足丁
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
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

以愈而吾亭適成接得好於是舉酒於亭上以
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
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
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
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
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
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以樂於此亭者皆雨
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應示不忘既以名亭又從而
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
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

力（此句已包太守天子造物太空也）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四者既皆無所歸則歸之於亭名云）

四菩薩閣記

（跋作僧家文字多矣今獨取此以發一笑議論反覆之妙故也旋捨不足信而其守畫之說愈轉愈妙吁吾之所以因此有所感者豈獨菩薩畫而已哉）

始吾先君（老泉）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常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

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為布衣而致畫與
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
門四達八板皆吳道子畫（道子唐之善畫者極有名）陽為
菩薩陰為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廣明僖宗
年号時黃巢亂）為賊所焚有僧忘其名於兵火中拔
其四板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
皆全遂竅其兩板以受荷西奔於岐而託死
於烏牙之僧舍板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
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
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朝以

是四板爲甲（可想其妙）治平四年（英宗朝丁卯歲）先君沒于京師（按宮師公以治平三年丙午四月辛于京師子瞻即護喪歸葬熙寧元年戊申七月除喪是冬公出蜀此云治平四年恐誤）軾自汴入淮泝于江載是四板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教軾爲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板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自此以下議論妙不可言）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況於余乎余視天下之畜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

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自度不能長守此也（坡之譎辭）是以予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矐吾足可斮吾晝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曰吾又盟於佛而以鬼守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此句乃簡之問）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爲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姚若其聞是

而不悛不惟一觀而已將必取之然後爲快則其人之賢愚與賡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難矣而況能久有此乎絶妙子孫二字愚意易以軀字如何同志幸商之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爲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添此一轉毫髮無遺恨矣既以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爲閣以藏之且畫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熙寧元年十月日記戊申歲坡年三十三○按歐陽公有菱溪大石記意度與此記頗相似不知坡公見之而作此耶抑暗合也學者於歐記亦當取而參之云

田表聖奏議序

（意深协文縝密事的當冠冕佩玉之文也）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以是知二宗之聖也（太宗真宗八得好）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

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者也鎖得妙陳君舉論多法此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下字漢文亦不以是甚下字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好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業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受以安此意於回公奏議傳今十八世在[illegible]

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字數不多而議論闊涉大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西湖僧惠勤長於詩見知於歐陽公公嘗作山中樂三章贈之熙寧四年坡公通判杭州見公於汝陰之南公謂坡曰子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坡到官三日即訪之明年歐公卒坡哭之於勤舍七年坡除知密州勤以其詩求序此序前一大截全不及勤未漸漸引上以勤之生死不忘公而知其能不負公以勤之不負公而媿士之負公者乃是先有未後一段意思而遂立前一段議論也若其詩則不甚言之則人之賢如

此詩不言可知矣甚文而長於詩又見於大一泉銘云云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余嘗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傑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之蓋嘗慨然太

思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公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己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游三十餘年公嘗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

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其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一篇都結在此一句熙寧七年予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予文以傳於世余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稼說送同年張琥

迂齋云觀公此說豈以一世豪者自居者其朋友兄弟之相勉庶幾如此而

以名益蔵而學益進也

益一作昰 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蔵而不腐 以上譬古人才 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而望之鋤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歛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 以上譬今之人才 古之人 引歸人[illegible]徂自此以下全[illegible]一字及

撩略不照應貫串闕鎖似亦一欠其才非有大過今之人也
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
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
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
後爵伸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
既溢未也之餘而發於持滿弩引之末此古人之
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
也引歸自己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
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矣前輩以少年登科爲一不幸坡
丙子生嘉祐二年丁酉年二十二子由己卯生同年登科年十九張琥雖少長亦未少年

所以披相愛而相勉亦以自勉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
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
哉親切優游甚於激切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
吾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
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尤見公孝孝愛弟之意

王者不治夷狄論出公羊傳註

嘉祐六年命翰林吳奎等就秘閣考試制科奎等上王介蘇軾轍論各六首此篇其一也○東萊云統体好前面閑說長後正說甚短讀之全不覺長短蓋後面二句轉一句故也

論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起有譬若旋

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鎮有力亦得体春秋書公會戎于潜舉題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録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閑說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如宋衞陳鄭其書州書國書氐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如黄介江

貴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
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
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
楚者亦非獨貪冒無耻肆行而不顧也蓋亦
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
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
所與者常嚮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
不得聞於後世如書齊桓召陵之盟晉文城濮之戰之類有過則
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如齊桓滅項則
日師滅項晉文召王則日王狩之類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

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如荆入蔡伐鄭則以州稱至來聘則曰荆人有惡則略而不録以爲不足録也如商人弒其君頑止書楚子卒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貶結鎖有力則其純者可知矣斡下意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夷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証夫戎之不能

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惎而
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再舉題下）錄戎來
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
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邉
鄙固亦幸矣又況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
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彼自中國流入夷狄此自夷狄知慕中國）
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甚其
暴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
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
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

也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結有力一篇意全結在此二句上○此祠年程試論之体面平正者諸論宅不暇盡選更於晚年論中選范增一篇云〻

范增論

迂齋云宋義是義帝所命義帝是范增所立三人死生存亡去就最相関涉此坡公遊外文字筆力老健○前觀云增當去於羽殺宋義之時此是一篇本意但有難看者若把殺宋義爲弒義帝之兆弒義帝爲疑增之本此處道增不曉此不得只是看項羽不破有依羽成功之心所以一濟昏了○責增全說與楚不可無義帝羽決不可自有爲君增此處識得分明斯時則當羽殺宋義時有廢主自爲之意便當決策不誅之則去之失處

全在此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疽發背死漢三年楚急擊絶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用陳平計出黄金四萬斤予平為間於楚宣言曰諸將鍾離眜等為項王將項多矣然終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大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則陽驚曰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羽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聽亞父怒乞骸骨云云

蘓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

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邪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漸次引入無此一節則直了）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爲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宋義方說出）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義帝）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此是說羽決不可以自有爲增看不破處）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此增元曉得未底後來昏了）

有義帝亡而增能久存者也無陳涉之得民以下便說羽殺宋義事則文字無曲折而失之直矣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
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
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虫生之人必先
疑也而後讒入之又著此語則文字優游不迫與前面引詩易同韻
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
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
義帝識羽增識不破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
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
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應殺冠軍

焉弑義帝之先一句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豈不曉得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文字要用無作有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此始矣應弑義帝為疑增之本一句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二句妙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增只是此處看不破併前曉得底都昏了雖

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

增亦人傑也哉（前深抑之此處揚之操縱法 大凡作漢唐君臣文字前說宅好後須說些不好處前說宅不好∴而須放宅出一線路）

上樞密韓太尉書（魏公琦）蘇子由

（迂齋云曾聽之談筆勢規模從司馬子長自序中來從歐陽公轉韓太尉身上可謂奇險子由時年十九歲或云老泉代作○按此篇雄健似跡真老泉之作子由文平正純熟不類此也其後馬存子長游一篇意宗出於此但不用其文耳）

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

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所居家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跡不足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

故決然捨去求天下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人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上說終南嵩華黃河下以歐公配之則人物可想矣）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曾子固梅聖俞蘇子美之徒）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而不敢發入則周公召

公出則方叔召虎壯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奚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未見太尉也入得妙此等最是緊要盤錯處看上面說歐公處更無別人却只一句斡得轉此所謂筆力扛九鼎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升斗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

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袁州學記　李太伯

迂齋云議論閎涉筆力老健○學記多矣意正說嚴文老氣壯未有過此者明倫而敦忠孝此學之大本爲文以徼利達此學之流弊一勸一戒凛凛如秋霜烈日

皇帝二十有三年仁宗慶曆四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祗順德意有假宮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至和元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

懼人才或失儒效闒疎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陿隘不足改爲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甓黝堊丹漆舉以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尒器備並手皆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覯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虞夏商周）考諸經可見已（只一句說過便了）秦以山西鏖（下字）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語註）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

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此廢學之禍）孝
武秉豐富世祖（光武）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
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
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
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此興學之功）令
代遭聖神尒來得賢君俾尒由庠序践古人
之跡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
尤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學之設蓋爲此）使
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爲朝家教學之意若
其弄筆以徼利達而已（學之說豈爲此）豈徒二三子

之善抑爲國者之憂辭嚴義正斬截有法

藥戒　　張文潛

議論濶大文意紆餘醫國者固所當知醫身者亦不可不知也

客有病痞腹內結痛積於其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捍而不得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鬲導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不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輒愈然客之氣一

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
所耗於前而其中蕭然莫知其所來嗟夫心
痞非下不可已予從而下之術未爽也蕭然
獨何歟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曰
子無歎是然者也凡子之術固為是蕭然也
坐吾語女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予心者其末
必有傷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
上議論應在後 夫陰伏而陽蓄氣與血不運而為痞
橫乎子之胷中者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
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為也必將

擊搏震撓而後可夫人之和氣冲然而甚微泊乎其易危擊搏震撓之功未成而子之和蓋已病矣由是觀之則子之痞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子之和平之氣不既索乎故膚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蕭然如不可終日也蓋將去子之痞而無害於和乎子歸燕居三月而後予之藥可爲也客歸燕居三月齋戒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復矣取藥而投之曰服之三月而病少平又三月而少康終是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

亟進客歸而行其說然其初使人懣然遅之蓋三投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之效較則月異而時不同蓋終歲疾平客謁醫再拜而謝之坐而問其故醫曰是醫國之說也豈特醫之於疾哉子獨不見夫秦之治乎民悍而不聽令惰而不勤事放而不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瘖矣商君見其瘖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悍戾猛鷙不貸毫髮痛剗而力鋤之於是乎秦之政如建瓴流蕩四達無敢或拒而秦之瘖嘗一快矣自

孝公以至三世也凡幾痦而幾快矣乎頑者已圮強者已柔而秦之民無歡心矣故猛政一快者懽心一亾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支枵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立於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病皆起秦欲運其手足肩脊而漠然不我應矣故秦之亾者是好爲快者之過也昔先王之民其初亦嘗痦矣先王豈不知砉然擊去之以爲速也惟其有懼於終也故不敢求快於吾心優柔而撫存之教以仁義道以禮樂陰鮮其亂而除

去其滯使其悠然自趨於平安而不自知方其未也旁視而澹然者有之矣然月計之歲察之前歲之俗非今歲之俗也不擊不搏無所忤逆是以日去其戾氣而不嬰其懽心於是政成教達安樂悠久而無後患矣是以三代之治皆更數聖人歷數百年而後俗成則子之藥終年而愈疾蓋無足怪故曰天下之理有甚快於吾心者其末也必有傷求無傷於其終則初無望於快吾心 應前 雖然豈獨於治天下哉客再拜而記其說

詳說古文眞寶大全卷之九 後集

詳說古文真寶大全卷之十　後集

送秦少章序　張文潛

（秦覯字少章兄觀字少游○迂齋云老於世故之後方有此等議論凡學者當知此理）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立議論作兩柱照應在後妙）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譬喻）裹衣瘡而馳吏士無人色

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爲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歛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芘千人者莫不病焉況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游山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楄栿輪輿輹輻巨細強弱無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爲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曰余家貧奉命大人而勉爲科舉之文

也異時辭其舍思為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首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惟所不樂不能為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為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為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悔渦響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為吏又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蕭葭

之霜也（當如此照應）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能遷之為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晉獻公之子重耳公使居蒲城後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遂出奔狄適齊過曹過宋及鄭及楚而之秦在外凡十九年秦穆公納之於晉殺懷公於高梁而重耳立焉是為文公卒繼齊桓霸諸侯）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楚平王殺伍奢奢子員奔吳說吳王闔廬與師伐楚以報父之仇吳師入郢時楚平王已死子胥遂發其冢出其尸鞭之三百）二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為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

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常飢者也賜之車馬而辭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飢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爲害不旣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灾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元祐七年仲春十一日書結尾又照應前譬喩結法當如是也由此而觀東坡稱說則久處見矣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迂齋曰說盡固位吝權者之情狀思深詐工反成淺拙論極有理氣味深長○崇韜後唐莊宗之相也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亢滿前無所

希則退爲身慮自非大姦雄包異志與夫甚庸駑昏闒茸鮮有不然者其爲謀實難不憂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異日釁孽之所起往往自夫至深至工警策是說莫若以正夫正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爲繢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怨讟不敢議之况繼之者賢乎(言不必爲去位後之計)郭崇韜於五代(五代史有傳)亦聰明權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已(原崇韜之情與發頭數語相應)而莊宗之昏爲不足賴也乃爲自安之計(思之)

深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爲后而中莊宗之欲詐之工又結劉氏之援至深至工此於劉氏爲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湎內聽婦言其爲詐宜無如是之良者崇韜以爲良然辛之殺崇韜者劉氏也劉氏起於至深至工○莊宗遣崇韜伐蜀劉氏密令魏王繼岌殺之族其家使崇韜繆計繆計乃是正理不過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又反說以延手其情狀妙甚豈知身死其手哉至深至工乃是至淺至拙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辨之士敗於辨惟道德之士爲無窮道德之士即所謂正也○應莫大者以正一句而禍福之變豈思慮能究之哉議論關涉

可云法

答李推官書

迂齋云曲盡作文之妙

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誦詠愛歎旣有以起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古人之文章述作體製往往已有所到也耒不才少時喜爲文辭與人游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爲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耒平居飮食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

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爲者豈妄以未爲知文繆爲恭敬若請敎者乎(無緊要言語中自有無限曲折)欲持納而貪於愛玩勢不可得捨(自此以下凡四轉言語少而變態多最可觀)雖怛然不以自寧而旣辱勤厚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先立此一句)可謂奇矣(揚中之抑)損去文墨常體力爲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鍾鼎之文也(雖揚實抑)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未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反上一句)

能文者固不以能奇爲主也夫文何爲而設
也不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
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
其言工也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
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
以爲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
工理媿者巧於粉澤而間隙百出此猶兩人
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
横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辭於子貢
問字於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

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爲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水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絶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濤波激之爲風飆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黿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淮河海

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湍瀆
而求木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
爲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
秋夫豈以奇與簡爲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
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簡哉雖欲爲繁而
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
甚者或爲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人
訓誥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
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得其章反覆咀嚼卒
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皆有此

然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預爲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與秦少游書　陳無已

迂齋曰委曲而不失正嚴厲而不傷和深得不悪而嚴之道○後山平生守道固窮卓然莫奪此書可見趙挺之聞其貧懐銀欲濟之聽其議論竟不敢出未焉不肯衣趙家衣寧忍凍以死進退取予之不苟如此巍乎高哉平生不輕見一人其肯見章子厚手此書纔二百許字而有無限折轉不特文字之妙不可言其氣節亦可以廉頑立懦焉毎一讀之不勝敬歎

厚書喻以章公惇字子厚降屈年徳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轉公卿不下士

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俠之後順下風而成公之名轉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好議論故先王譏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其嚴如此師道於公前有旹餞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轉且公之見招公豈以能守區區之禮乎若冒昧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峙公又何取焉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歸

巾東歸師道旁衛款段乘下澤衛款段指馬乘下澤指車

候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此轉尤佳乃不絕之絕一

上林秀州書

迂齋云讀儀禮熟故其區別精非特議論好讀其文氣正辭嚴凜然有自重難進不可回撓之節此後山所以為後山而曾子宣章子厚諸公欲羅致而不可得也○此篇當與荅少游書參看此是後山所求見者也彼是欲後山來見而不肯見者也二人之賢否可知矣

宗周之制士見于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贄以效其情儀以致其敬立四段應在後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

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爲之
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
名以舉事詞以道名名者先王所以定民分
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民不犯故曰詞以
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爲
之贄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擯以將
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
盡故祭主於盟婚主於迎賓主於贄故曰贄
以效其情誠發于心而諭于身達于容色故
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贄以三獻三揖而升三

拜而出禮繁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
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
其分守順于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
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爲之
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爲防至矣及其晚世
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況於禮之亡乎
前叙古禮甚詳後叙禮亡與今見林頗略然簡嚴婉曲辭須略而意甚詳也妙在言外
自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
以正之既相循以爲常而吏又載其事故
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

南豐先生（曾鞏字子固南豐人）不敢不勉也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洲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曰吾聞於南豐先生則前所舉四說皆南豐教也以南豐教人不苟如此則使之來見必其入之可見也南豐爲之介則有詞矣而詩文又以爲贄至於交接以禮則彼此事也前面所稱如此而後面略舉者蓋包四者在其中矣）

林秀洲當是林子中

王平甫文集後序

迂齋云豈特文字之妙其發明平甫平生所以自守與其所以可傳者可以爲後之人後山亦因以自見也○王平甫名安國荊公弟也所守正大甚非其兄寧坎壈以終其身夫豈借兄之勢以自進者所以後世之序亦

無半字及其兄云

歐陽永叔謂梅聖俞曰世謂詩能窮人非詩之窮窮則工也（見歐公所作聖俞集序）聖俞以詩名家仕不前人年不後人可謂窮矣其同時有王平甫者臨川（撫州）人也（自聖俞過接平甫只半綴下來全然不覺年）過四十始名薦書羣下士歷年未幾復觧章綬歸田里其窮甚矣而文義蔚然又能於詩惟其窮愈甚故其得愈多信所謂人窮而後工也雖然天之命物用之不全實者不華淵者不陸物之不全物之理也盡天下之美文章

則於富貴不得兼而有也詩之窮人又可信矣方平甫之時其志抑而不伸其才積而不發其號位勢力不足動人（窮）而人聞其聲家有其書旁行於一時而下達於千世（十分達）雖其怨敵不敢議也則詩能達人矣未見其窮也（此轉尤佳廣歐公所未發）夫士之行世窮達不足論（文勢首尾相生無間斷）論其所傳而已平甫孝弟于家信于友勇於義而好仁不特文之可傳也（行爲文之本可傳之實乃在此）向使平甫用力于世（此轉益佳）薦聲詩于郊廟施典策於朝廷而事負其言後戾其

前此一轉似隱然指荆公則并其可傳而棄之行不足則文雖可傳亦不足傳矣平生之學可謂勤矣天下之譽可謂盛矣一朝而失之豈不哀哉南豐先生既叙其文以詔學者先生之沒彭城陳師道因而伸之以通于世誠愚不敏其能使人後其所利謝違而隆其所棄德行者耶因先生之言以致其志又以自勵云爾

思亭記

迂齋曰節奏相生血脉相續無窮之意見於言外○此篇可爲不肖子孫之戒有補世教之文也

甄（音眞姓）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貸邑里葬其父母兄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爲後思以爲材薪張本）作室其旁而問名於余余以謂目之所視而思從之視干戈則思鬭（詳言所思不同）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家則思安夫人存好惡喜懼之心（皆謂思觸於視而生）物至而思固其理也（前泛言思此節引視墟墓而思親上求）今夫升高而望松梓下丘壠而行墟墓之間荆棘莽然狐兔之跡交道其有不思

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之所不忘也而君子愼之故爲墓於郊而封溝之（皆思之具）（不止墟墓而已）爲廟於家而嘗禘之爲衰爲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轉折說）自親而下至于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于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作亭之意恐子孫以遠而忘其思耳）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忘乎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其庶乎曰未也（更進洊意在此）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不思

以爲材視其榛棘思以爲薪登其丘墓思𢙢其所藏者乎於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百尺竿頭進步）吾爲君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爲勸視其惡以爲戒其可免乎君攬涕而謝曰免矣遂爲之記

秦少游字叙

迂齋曰有意氣而不越繩尺守規矩而不失窘步可兼之矣○秦觀先字太虛後改字少游高郵人娶徐氏子湛

熙寧元豊之間眉蘇公（東坡）之守徐（彭城）余以民事太守（後山彭城人）間見如客揚秦子過焉置醴

備樂如師弟子其時第一節余病卧旅中聞其
行道雍容適者旋目論說偉辨坐者屬耳世
以此奇之而亦以此疑之惟公以爲傑士是
後數歲第二節從吾歸見于廣陵揚州逆旅之家
夜半語未卒別去余亦以謂當建侯萬里外
也所以期游如此少元豊之末第三節余客東都秦子
從東來别數歲矣其容充然其口隱然歷叙三節
見少游每見愈進余驚焉以問秦子曰往吾少時如
杜牧之彊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乃
與意合謂功譽可立致而天下無難事顧今

二虜夏邊有可勝之勢頑敵至計以行大誅回幽夏之故墟帝舊晉之遺人流離無窮爲計不朽豈不偉哉於是字以太虛以遺吾志今吾年至而慮易不待踰險而悔及之願還四方之事歸老邑里如馬少游於是字以少游以識吾過嘗試以語公又以爲可於子何如余以謂取善於人以成其身君子偉之且夫二子或進以經世杜牧之或退以存身馬少游可與爲仁矣然行者難工處者易持牧之之智得不若少游之拙失矣子以偉人之材學蓋

明矣姑順其意而為之裴明猶屈意於少游豈過直以矯曲耶子年益高德益大余將屢驚焉應前驚字不一再而已也雖然以子之才雖不效於世世不捨子余意子終有萬里行也終反其意而期之以遠大如愚之愚莫宜於世幹歸妙卒取其所顛者而反之於己乃當守丘墓保田里力農以奉公上謹身以訓閭巷生稱善人死表於道曰處士陳君之墓學曹操語或者天祚以年見子功遂名成足前期之之意奉身以還王侯將相高車大馬祖行帳飲於是乘庸車應高車御駑馬應大馬候子上東門外舉酒

相屬成公知人之名應起頭公以爲禁上句以爲子賀

蓋自此始結得斬絕〇終篇所謂公是指東坡于指少游〇後山之文如其詩

味悠然以長色斷然以光不一索而竭而亦詞不自表襮也故其詩其文皆不易看所選

後山文宅篇皆然所此篇文氣壯浪雄偉秀傑殆不可掩此公之文能讀而真嗜之則見

亦長一格矣

子長游贈蓋邦式司馬遷一字子長 馬子才

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吾氣此一篇骨子意宗自子由上韓太尉書來中間

鋪叙司馬遷所嘗游蓋本太史公自序也子才名存有集行于世嘗有書

見東坡云〇太史公自序曰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通古文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

都觀孔子遺風鄉射鄒嶧阨困鄱薛
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
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畧邛笮昆明還
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
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
子遷適反見父於河洛之間

予友蓋邦式嘗爲予言司馬子長之文章有
奇偉氣力有志於斯文也子其爲說以贈我
予謂子長之文章不在書學者每以書求之
則終身不知其奇予有史記一部在名山大
川壯麗可怪之處將與子周游而歷覽之庶
幾乎可以知此文矣子長平生喜游方少年
自負之時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爲景物役

世將以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爲書今於其書觀之則平生之所嘗游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泝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號逆走而横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豬涵混太虛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渟滀而淵深見九疑之邈緜巫山之嵯峨陽臺朝雲蒼梧暮烟態度無定靡曼綽約春粧如濃秋飾如薄故其文姸媚而蔚紆泛沅渡湘弔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有斑斑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

乎故其文感慨而傷激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喑嗚高帝之慢罵龍跳虎躍千兵萬馬大弓長戟俱游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膽慄世家龍門念神禹之畀功西使巴蜀跨劒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崕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斬絶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魯之都覩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徨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温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獨留此一着在

後叙拾前數者皆歸于正也雜當如此使雜於數者之中則非矣凡天地之

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爲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供四時而無窮今於其書而觀之豈不信哉子謂欲學子長之爲文先學其游可也不知學游以采奇而欲操觚弄墨組綴腐熟者乃其常常耳昔公孫氏善舞劒而學書者得之乃入於神（杜詩序張旭善草書嘗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劒器自此草書長進）庖丁氏善操刀而養生者得之乃極其妙（莊子養生篇庖丁善藏其刀文惠君得養生焉）事固有殊類而相感者其意同故也今天下之絕蹤詭觀

何以異於昔予果能爲我游者乎吾欲觀子矣醉把杯酒可以吞江南吳越之清風拂劍長嘯可以吸燕趙秦隴之勁氣然後歸而治文著書予畏子長乎子長畏予乎不然斷編敗冊朝吟而暮誦之吾不知所得矣後生當潛看可也以游廢書是癡人前說夢之弊矣

家藏古硯銘　唐子西

庖丁善藏其刀而文惠君得養生焉吾於此銘亦云自王者所當勿忘也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

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未有人如此發明）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得養生焉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或曰壽夭數也（辯亦好）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矣雖然寧為此勿為彼也（應只平淡尤好○語斬截意含畜文省冗詞最高使它人為之多百十字）

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銘總括大意又好）

上蔣侍郎書

迂齋云古人未嘗鑿事以爲功故有功不爲誇無功不爲慊若恥於無功則不安於無事矣發明甚佳此是規諷宣政間紛紜制作之病何丞相何卓也此言用黨可以救後來之禍乎未幾蔡京王黼之徒開邊求功而靖康之禍不忍言矣何文縝則丁其變者也蔣侍郎當是蔣益字大亮

某備員學校三載于此在輩流中年齒最爲老大詞氣學術最爲淺陋教養訓導之方最爲疎拙所以未即遂去正賴主人以爲重今閣下還朝曉夕大用爲執政爲宰相爲公爲師此誠門下小子之所願聞然孤官小官遠

奪所依此其胷中不能無介然者日夜思慮求所以補報萬一而書生門戶無有它技因效其所得於古人者惟閤下裁擇某初讀書時未習時事意謂古之聖賢例須建立功名其後涉世益深更事益多攷論前代經史益見首尾乃知古人之心本不如此舟遇險則有功(以物喻)燭遇夜則有功藥遇病則有功桔槔遇旱則有功戈弩劒戟臨衝兜鍪遇戰鬬則有功凡物有功悉非得已(結上生下)龍蛇雜處而禹有功草木障塞而益有功民不粒食而

稷有功天理人倫顛倒失次而契有功夷蠻賊寇干紀亂治而皐陶有功說契皐下語皆太過唐虞時豈真如此乎自此以降不可勝舉然皆因時立功非聖賢本意伊陟臣扈巫咸相太戊無它奇功以格上帝又王家爲功巫賢甘盤傅說相祖乙相武丁不聞有功以保又有商爲功君陳相成王畢公相康王不自立功以循周公之業爲功使禹益諸人處陟扈諸人時功業亦只得如此使此數人者當禹益之時則不容無功矣易地皆然耳後世知有功之爲功而不知無功之爲功食其去道已遠至謂聖賢有心

於功名其採聖賢亦淺矣天下承平日久人事綱紀文章纖悉備具無有毫髮未盡未便一部周禮舉行略遍但不姓炬耳此是說荊公行新法以來已如此禍根自此起了切謂今日正當持循法度不宜復有增廣建置在爐歌呼於吏舍者勿問醉吐於車茵者勿逐客至欲有所開說者飲以醇酒勿聽謂當以曹參丙吉爲法擇士唯取通大體知古誼者用之雖不立功功在其中矣斡旋某之所得於古人者如此不知其當否也閤下儻以爲然歸見何丞相某亦以此說告之脉

自王介甫以前諸賢皆謹守祖宗法度以與天下相安至介甫出變法開邊而良法美意蕩然矣自此以後諸小人接踵邊功生事横挑强敵卒釀成宣和靖康之禍哀哉此篇議論好閑涉大不可不讀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文叔 格非

迂齋曰苑圃何關於世道輕重所以然者興廢可以占盛衰盛衰可以占洛亂盛衰不過洛陽而治亂關於天下斯文之作爲洛陽非爲苑圃爲天下非爲洛陽也文字不過二百字而其中該括無限盛衰之變意有含蓄事存鑑戒讀之令人感歎

洛陽處天下之中（先說洛陽形勢起）挾殽黽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

也受兵之原天下當無事治則已有事亂則洛陽
必先受兵有方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
治亂之候也以近占遠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
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即洛陽者號千有餘邸
盛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
車蹂蹴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
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衰余
故嘗曰園圃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以小占大
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前兩候字
在下此兩候字在上乃變與之涉處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

興廢而得關鍵切收拾盡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

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此一節鑑戒之辭意味深長而文字益婉放乎以一己之私自爲而忘天下之治

忽欲退享此得乎不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安能後天下之樂而樂此與岳陽樓記結尾相似唐之末路是已一句收拾簡而盡○洛陽名園記本紀花卉池臺游觀之繁華今乃裁出此一段大議論關治忽寓警戒妙甚

愛蓮說

周茂叔

周子名惇頤字茂叔道州人晩家廬山之麓名其水曰濂溪世因号濂溪先生卒謚元公○濂溪非刻意於文章者学識理趣之高故文章不期而造極焉如此說者命意的託與深措辭簡雖古今以文名家者何能加諸

以隱逸君子富貴名三花不可易也濂溪非徒愛蓮愛君子耳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該盡晉陶淵明獨愛菊陶潛雜詩有採菊東籬下之句又歸去來辭云三徑就荒松菊猶存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唐舒元輿牡丹賦序云天后之鄉西河也精舍下有牡丹種其花特異天后命移植上苑由此京國牡丹日月寖盛云云予獨愛蓮之出於淤泥而不染句句以蓮花比德於君子濯清漣而不夭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翫焉說盡蓮花好處甚正大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此喻妙○應前三段次序亦順噫菊之愛陶

後鮮有聞者愛隱逸者少也蓮之愛同予者何人愛君子者尤少也牡丹之愛宜乎衆矣愛富貴者宜其衆也此一節深遠意在言外且次序與上少異文法也

太極圖說

五行循環水而木木而火
冬 春 夏

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
中央 秋 冬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

生陰陰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合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無極之眞理二五之精氣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自男女而觀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合而言之萬物体統一太極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

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聖人

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周子元注无欲故靜立人極

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

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君

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聖人全体太極不假修爲君子則未至此

而修之者也修之悖之敬肆之間而已敬則慾寡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

而聖可學矣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

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二程學于

子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于此○已上細注並朱文公解就君

子修之吉提出敬字此朱子示學者以希聖
之門乃爲人最切處聖人無慾不待敬以寡
之故自能無欲而主於靜此聖人所以立人
極也君子未能無欲故必待敬以寡之始能
從欲以至於靜此君子所以希聖人以共扶
植此人極也朱子添一敬字以補周子之所
未發其有望於
學者至矣哉

千古道統自堯舜傳至孔孟孟之歿其傳
遂絕漢之董子唐之韓子雖能著衛道之
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傳
千載之絕學者周子也由周而程張由程
張又數傳而朱子道學淵源上泝洙泗盛
矣哉此篇周子所自著道學之精語也不
特道理淵永文亦簡重正大粹然聖經賢
訓之文焉今選古文而終之以太極西銘
三篇豈無意者盖文章道理宗非二致欲
學者由韓柳歐蘇詞章之文進而粹之以
周程張朱理學之文也以道理深其淵源
以詞章壯其氣骨文於是乎無弊矣此愚

銓次之深意也朱子於太極西銘注釋精詳今不暇盡録學者欲觀其詳宜自於朱子之書求之云

新安陳櫟謹書

視箴　　程正叔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操存亦有其要)視為之則(目之所視乃有準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物欲交蔽變亂)(此心)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克去己私復還天理而見本心之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知猶欲也誘猶導也引也)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知止於善有所安定)閑

邪存誠閑其外邪存其誠心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躁急也妄誕也言發而在所禁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言行君子之樞機興戎出好或言出而興兵戎或好言而為讒佞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言語輕易則流於虛誕傷煩則支言語太多則文辭不可曉己肆物忤於己則縱肆於物則違忤出悖來違其出言悖逆而背於理故來者亦違背之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幾者動之微誠之於思志士勵行有志之士

其存不可不爾守之於為有為必守其正理也順理則裕順於理而有餘從欲惟危從欲而動必至於危造次克念造次倉卒亦念此理戰兢自持戰戰兢兢常以自持習與性成習慣自然合於天理聖賢同歸與聖賢人同歸一揆

西銘　張子厚

乾稱父坤稱母予玆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氣吾其體天地之帥理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者也凡天下

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畏天以自保者由其敬親之至樂天而不憂者由其愛親之純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者二皆樂天踐形之事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二者畏天之事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

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文公解夕死可矣有生順死安之語即用此兩句○楊龜山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朱子曰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其分亦安得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疏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旨也此篇初名訂頑程子勉其改曰西銘○橫渠名載字子厚大梁人記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實發明事親如事天之意

東銘

一依平巖之

葉采注解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支謂非本於吾之心是惑也本於吾意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宗然也失於聲而爲過言繆迷其四体而爲過動謂之過者皆誤而非故也或者吝於改過遂以爲己之當然是自誣其心也旣憚改而自誣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此夫子所謂小人之過也必文孟子所謂過則順之又從而爲之辭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

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戲語出於心思乃故爲也不知所當戒徒歸咎以爲戲則長傲而慢愈甚矣過誤不出於心思乃偶失耳不過歸咎於偶失反自誣以爲實然則遂非而過不改矣

克己銘　　呂與叔

勝己之私之謂克蓋謂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也篇中多用將帥卒徒寇讐臣僕等字分八節每四句一換韻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此兩句起謂人生同一本原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物我既立私爲町畦町田區也畦田隴也勝心橫發擾擾不齊此第二節論私心之擾擾大人存誠

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虫食根日蟊食節日賊
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孟子夫志氣之帥也奉辭于天誰
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此第三節論存誠可以閑邪
昔爲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吾室廬婦
姑勃磎婦娘婦也姑宅毋也勃争也磎石之礙也事出莊子△一字之中私意起
伏安取厥餘此第五節未克之私亦既克之皇皇四達
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第六
節言克己爲仁癢痾疾痛舉切吾身第七節論人物一体照起句
一日至焉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揚子
學行篇希顏之人亦顏之徒第八節因顏之克己以自勵

詳說古文眞寶大全卷之十　後集終

詩以三百篇爲祖文以兩漢爲宗聲律偶儷興而文章病焉梁蕭統以來類編諸家者多矣率皆誇富鬪博咸池之與激楚壘洗之與康瓠隋珠之與魚目俱收並擴不厭其繁文章之病不暇論也惟眞寶一書不然其採輯頗得眞西山正宗之遺法往往幽以近體之文亦不過三數篇不能虧損其立義之萬一前後三經人手自流入東土塋隱田先生首刊于合浦厥後繼刊

于管城二本互有增减景泰初翰林侍講倪先生將今本以遺我東方其詩若文視舊倍蓰號爲大全漢晉唐宋奇聞雋越之作會稡于是而駢四儷六排比聲律者雖雕繢如錦繡豪壯如鼓吹亦有所不取又且參之以濂溪關洛性命之說使後之學爲文章者知有所根抵焉嗚呼此其所以爲真寶也歟然而此書不能盛行于世蓋鑄字隨印隨壞非如板本一完之後可恣意以印也前監司李相公恕長嘗慨于玆

以傳家一帙囑之晉陽今監司吳相公伯
昌繼督牧使權公良判官崔侯崇敬承二
相之志力調工費未朞月而訖功將見是
書之流布三韓如菽粟布帛焉家儲而人
誦競爲之則
盛朝之文章法度可以凌晉唐宋而遶美周
漢矣夫如是則斅君子規畫鋟梓之功爲
如何也
成化八年壬辰四月上澣奉正大夫行咸
陽郡守晉州鎭兵馬同僉節制使金宗直

謹跋

盖自兵燹禍烈書籍殘缺板本無復存者學者以爲病李君道吉與二三士人倡造活字將印諸書以利後學力綿未就更謀鋟諸板予念經書若史列邑稍復印行乃求古文前後集善本始刊焉前巡相崔公瓘今巡相李公 沖府尹李公馨都實濟以財力而諸君募刊之志亦可尚已請識顛末於是乎書

萬曆壬子秋七月上澣前縣監龍城梁夢說跋

先賢之别號某方某田墅僅實
爲之經紀又爲繕刻君不足爲二
本而已迄至今幾百年板壞字
缺將無以行于世矣惠子田以來
以暨隱逸之裔恍是書之刻毀若
偕從與諸族叔捐財繕寫之並入

新刷臨青吏之深能知古文之為寶
亦因埜隱之餘功未數月而工告
完印本一出又將壽於世矣余亦先
年適守茲土嘉其誠而識其事
俾後人讀斯書者知斯人之誌謠
前武焉歲丙辰季夏耐翁書